

文学创作杂谈（童歌）
《梦回江南》（叶虹）
有一种缘分叫牵挂（林仑）
走近毕加索系列（祝梦）
二哥五幅画（胡晓亮）
虞谦作品 圆（上）
布拉格十月之旅-吃篇（桂琼）
印第安系列 狂马（上）（耕者）

流

2019年4月
总第20期

封面油画：南嫫

目录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1
文学创作杂谈（童歌）	2
生活和艺术 LIFE & ART	11
《梦回江南》（叶虹）	12
有一种缘分叫牵挂（林仑）	14
走近毕加索系列（沁梦）	16
二哥五幅画（胡晓亮）	18
虔谦作品 圆(上)	19
布拉格十月之旅- 吃篇（桂琼）	23
印第安系列 狂马（上）（耕者）	28
Novel <<Horse>> chapter 21 (Steven Neu)	30
石油 PETROLEUM	35
2018 油气行业十大并购（蒙苏）	36
新能源汽车 PK 燃油汽车（中国石油）	38
欧佩克 2019 的尴尬（子衿）	41
赞助 SPONSOR	43
West Lake Energy.....	44

编辑随笔

EDITOR'S LOG

文学创作杂谈（童歌）

传统上西方将虚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文学性虚构作品（literary fiction），这里我将其称为文学小说。另一类叫做商业性虚构作品（commercial fiction），这里我将其称为商业小说。文学小说一般是以人物驱动（character driven），而商业小说一般是以情节驱动（plot driven）。近年来又出现了另外两大类作品。一个是高端市场作品（upmarket），（这是我自己的翻译，不知是否准确。）它是指小说做到了两者兼顾，既创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又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一个作家能写出高端市场作品相当不容易。另一个是书友会作品。

商业小说又分了很多小类别，大体如下：1. 历史 (History) 2. 家史 (Family saga) 3. 言情 (Romance) 4. 惊险 (Thriller) 5. 犯罪 (Crime) 6. 悬念 (Suspense) 7. 侦探 (Detective) 8. 魔幻 (Fantasy) 9. 科幻 (Science fiction, or sci-fi) 10. 恐怖 (Horror) 11. 神秘 (Mystery) 12. 大众 (Mainstream) 13. 都市 (Urban) 14. 西部 (Western) 15. 女性 (Women) 16. 儿童 (Children's book) 17. 少年 (Middle age) 18. 青年 (Young adults) 19. 宗教 (Religion) 20. 色情 (Erotic)

文学作品的分类在英文里面叫 genre。这个单子还在不断增长。当然有的小说可以横跨两三个类别。这种越分越细的分类法完全是为了市场和销售的需要。出版社要知道你的读者是谁，要知道怎样去推销你的作品。书店里要知道将你的书往哪个货架上放。但是作为作者，你在向文学经纪人或出版社推销你的作品时，你一定得说得出来你的作品属于哪一类。因为不同的经纪人和出版社的侧重点不一样。如果你敲错了门，那你要么就吃闭门羹，要么就会被一脚踢出。

得文学奖的小说一般都是文学小说，尽管它们的销售量不见得好。而精彩的商业小说的特点是销量高，受大众喜爱，但是在文学方面没有突破，特别是人物性格的塑造方面比较简单，即使雄踞最佳销量榜，想得文学奖连门都没有。有的 genre 也有他们自己的竞赛和奖励，但不为大众关注，文学界对其更是不屑一顾。文学小说和商业小说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只是一种分类而已。若以这个分类法，那么中国的四大名著中，红楼梦应该算是文学小说，而西游记和水浒应该算作商业小说，尽管这两部书里对人物的刻画也相当成功，特别是西游记。而我认为，三国演义应该属于两者的结合，属于高端市场作品。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有人认为西游记，水浒，三国都是商业小说，或者都是高端商业小说 (upmarket commercial)。

至于书友会作品 (book club)，也就是说能引起书友会成员兴趣的书籍。因为这种书可以是任何一种类别，它不应该成为一个 genre。但是确实有文学经纪人声明他们要寻找书友会作品。这就等于说我要最精彩的小说。废话，人人都会宣称自己的作品精彩，会受到书友会成员的喜爱。至于事实如何，只有等到此书出版之后才能知道。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目前北美销量最高的一类书就是上了书友会名单的作品。

下面我从十一个方面谈一些在过去十几年我对文学创作积累的一些知识和经验。

1. 主题

不管是哪类小说，都要有一个主题。你要能够用一句话概括出你的主题。另外主人公要有一个目标。而且追求这个目标的道路应该是艰难而曲折的，一路上一定要是困难重重，披荆斩棘。

2.人物

估计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人物是一部书的书胆。没有人物，故事就失去了灵魂。因此人物的塑造相当重要。使读者难以忘怀的作品都是人物形象成功的作品。在我们读了某本书的许多年之后，往往书中的事件，情节已经记不清了，但能记住的是书中的人物。这些例子在经典里边比比皆是，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一部作品里的主人公（**Protagonist**）最好是受读者敬佩，爱戴，欣赏，喜欢，认可，理解，关心和同情。这几点不一定都要做到，但最起码的是主人公要引起读者的关心和同情。比如众所周知的阿 Q，读者既不尊敬他又不喜欢他，但是我们关心他，同情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就是表达了读者的这番心情。如果作者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这部书就失败了。

除了主人公以外，还应该要有反面人物。其实英文里的 **Antagonist** 并不是反面人物的意思。它是指那些阻挡主人公达到目标的人或因素。这些人不一定是主人公的敌人，他们可以是主人公的朋友或亲人。这些因素可以是自然环境或社会制度。成功的人物塑造甚至能使你同情所谓的反面人物。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来自于并不十分出名的一部英文小说，名字叫针孔（**Eye of the Needle**），讲的是二战期间一个潜伏在英国的德国间谍，**Faber**，获取了有关盟军的重要军事情报。而且他是唯一掌握着这个情报的还活着的德国间谍。当他的女房东意外地发现了他的发报机，他毫不犹豫地将她杀死，并开始逃亡。英国特工一路追杀，但是他一次又一次逃脱，而且杀死了所有追杀他的人。在他划船奔向德国潜水艇的途中，船在海上失事，他被冲上了爱尔兰的一个孤岛。

孤岛上住着一对夫妻，男的曾经是英国的战斗机驾驶员，负伤后双腿致残复员。女的叫露西（**Lucy**）。他们发现了昏迷不醒的德国间谍，救了他。同时由露西照料他康复。当然他们不知道他的底细。露西与她的丈夫陷入一个没有爱的婚姻里，所以与间谍产生了感情。当她的丈夫发现了德国间谍的身份和他与他妻子的事时，间谍杀死了他，但是对露西谎称她丈夫因事故死亡。

奇怪的是，对于这样一个杀人魔王，你并不恨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每一次杀人，都是万不得已，都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何况他一旦败露，他的祖国就会遭受巨大损失，甚至战败。人各为其主嘛。任何人处于他的位置，都会那样做。

这部书被拍成电影。在电影的结尾，露西发现了德国间谍的底细。他完全可以将她杀死，但是他下不去手。这时德国的潜水艇就在离海岸不远处缓缓浮出水面来接应他，露西手里端着一只步枪，瞄准了她心爱的人。间谍无助而无望地看着她。他与生存的距离是那么近，如果不是露西的枪口，他会很快游到潜水艇跟前。但是当他放弃杀死露西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判了死刑。

在那一刻，我已经开始同情他了，因为他还是一个有人性，有感情的人。

这里我想提一下以发现了一具尸体开始的小说（大都是破案或犯罪小说）。问题是无论这个受害者死的多么惨，读者对他/她一无所知。作者没有给读者任何机会去了解 and 同情受害人。所以特

别倒胃口。这不是我个人的看法。文学界有很多人同感。我现在拒绝看这类小说。当然有的作者努力将警察或侦探塑造成英雄，使读者爱戴他们，关心他们，同情他们。但是我还是打不起精神。他们破不了案的代价是什么呢？如果只是一起凶杀案，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良心谴责或被降职，处分。反正受害者已经死了。如果是系列杀人，那么代价会高一些，那就是还会有下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同样不了那个人或那些人。如果作者不是以死尸开头，而是先将受害者介绍给读者，给读者时间和机会去关心她，同情她，那效果就不同了。

还有一点，代表了一群人的物是不时成功的人物？不是。小说中真正成功的人物是让你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比如贾宝玉，林黛玉，诸葛亮，孙悟空，甚至猪八戒。尽管他们的感情经历代表了很多人的，而且必须代表很多人的感情，这样才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本人就是一群人中的一个。

不管是哪类小说，应该尽量演示故事，而不要讲述故事(show, not tell)，这一直是创意写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在创意写作领域里提到最多的一项原则。

同样不管是文学小说还是商业小说，除了主题和人物之外，成功的小说还讲究节奏（pace），代价（stake），抉择（dilemma），冲突（conflict），张力（tension），高潮（climax），环境（setting）。而且是代价越高越好，抉择越难越好，冲突越激烈越好，张力最好是持续的，让读者的心一直提着，弦一直绷着。一般短篇小说只有一个高潮，而长篇小说可以在大高潮之前有一连串的小高潮。情节曲线应该是波浪式上升，一直达到顶峰（大高潮）。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再则就是环境越特殊越好。

3. 演示故事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像一部电影一样，把故事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演给读者，而不是讲给读者。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呢？作为读者，读一本“演故事”的书就像是看了一场电影。而读了一本“讲故事”的书就像是听你的朋友讲述他看过的一部电影。再比如，“他非常愤怒”就是讲述，“他怒目圆睁”就是演示。一部小说不可能全是演示，有些部分必须要讲出来。一般的法则是重大情节演出来，非重大情节可以讲出来。中国的评书在演故事方面堪称楷模。如果讲的部分远远超过了演的部分，那这本书就没太大意思了。而且我们都知道，演电影时，编剧不可能从银幕上冒出来直接跟观众讲话，观众更不可能跳到银幕里去发表议论。所以写小说的一个原则是作者绝对不能以自己的身份发言，更不能代表读者发言。他所想说一切都必须从小说人物的口中说出来。

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准则是不能打破的。我同意，某些创作准则可以打破。可是打破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打破准则是为了更好的艺术效果，那还情有可原。但是作者直接向读者发话的效果是什么呢？

4. 节奏

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一定会影响故事的节奏。大家都知道断臂维纳斯的雕像。有一种关于断臂的解释，说是古希腊雕刻家阿历山德罗斯在完成了这座雕像后，他的一位朋友来探访。他问朋友这座雕像哪里最美，朋友说她的臂最美。雕刻家就毫不犹豫地将维纳斯的胳膊砍掉了，因为他要

表现的是她的脸，胳膊太美了就会喧宾夺主。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道理，凡是跟主题没多大关系的章节，一定要删去，不管这些章节有多么美丽，在你看来有多么重要或多么感人，不管你多么希望跟你的读者分享这些内容，不管你有多么不忍心将其删掉。如果自己舍不得砍，就得请人帮着砍了。英文里有一个说法，叫 **kill the darling**，是杀死你最亲爱的意思，就是指的在艺术创作中要舍得割爱。

有一个缩减篇幅，加快节奏的方法是将众多的人物和事件集中在几个关键人物身上，英文里叫 **characters consolidation**。

还有一种将文字写得简洁的办法，就是删掉所有的副词。甚至有人主张删掉所有的形容词。这拨人深受海明威的影响。比如，你不应该说“他走的很慢”，因为很慢是个副词（**slowly**）。而且这也违反了“演故事，不要讲故事”的原则。你可以说，他拖着沉重的脚步（**he drags his feet**）。这样就给了读者一个画面感。但是有的人认为，连沉重（**heavy**）都不能用，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所有我的英文版里没有沉重这个词。但是一部长篇小说里要做到没有副词，没有形容词简直是不可能的。但至少要注意这一点。

5. 代价

主人公失败的代价越高越好。那么做为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提高代价呢？爱情的代价已经很高了，比爱情更可贵的是什么？可能是自由，比自由更可贵的什么，应该是生命？那么有没有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呢？对有些人来说是自己亲人们的生命，自己的至爱的生命。比这个代价还高的是什么呢？可以是一村人的生命，或是一个国家的存亡，或是全人类的毁灭。做为一个作家，要使读者为主人公忧心如焚，就需要尽量提高这个代价。

美国在 2008 至 2010 之间出了一部系列三部曲，叫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燎原之火（**Catching Fire**），自由之鸟（**Mockingjay**）。（第二部和第三部书的书名是我自己翻译的，因为在百度上找不到通用的译法）。这套书一经出版即大获成功，三部曲拍成三部电影。在这套书中作者 **Suane Colling** 对代价的处理极为巧妙。在第一部书里，主人公 **Katniss** 达不到生存这个目标的代价是死亡。这个代价已经够高的了。想不到作者在第二部书里又将这个代价提高了一级。这个代价是主人公的家人和朋友们的生命。到了第三本书里，主人公失败的代价又提高了一级，那就是她所居住的那个区的所有人的生命，当然也包括她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提高代价呢？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年轻人考不上大学就去做生意，这个代价太低了。做生意又不是世界末日，没准他还更适合做生意，更成功。而如果他考不上大学的代价是失去了爱情，这个代价是不是就高了一级呢？而一旦失去爱情，他痛苦得要自杀，那么这时考不上大学的代价就是生命了。作为读者，你是不是会为他提心吊胆，忧心如焚呢？

6. 抉择

英文里的 **dilemma** 的直译是两难的意思，我觉得在这里译为抉择更为恰当。因为抉择跟选择不同。我认为抉择本身就有两难的意思，比单纯的选择更难。抉择越难，代价越高，故事就越有吸引力。

那么什么是两难的抉择呢？比如说是站着死还是跪着生？是生离还是死别（正如罗密欧和朱丽叶的选择）？如同饥饿游戏中一般，是选择让自己死还是把心爱的人杀死？或者如同哈姆雷特的抉择，在极度痛苦时，是生还是死？或者如同茶花女的选择，是抓住幸福还是放弃幸福，而放弃幸福就等于放弃生命。或者如同卡门中的堂豪塞，是选择放走卡门还是将她杀死，而一旦将她杀死，自己也活不下去了。或者如同红舞鞋中的女主人公，因为无法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做出选择，只好选择跳楼自杀。

再用上边的那个例子。如果一个年轻人的选择是上大学还是做生意，这个选择不够难。如果让他在回家种地和上大学之间选择，那更容易了。因为谁都会选择上大学。

再用针孔为例，露西的抉择极难，因为她确实爱间谍。如果将他打死，她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是如果放走了他，这个代价太高了，高到她承受不起，因为间谍手中的情报对于盟军是致命的，盟军会因此战败。在那一刻，露西选择了扣动扳机。

这部电影的结尾与小说不同。小说里是当间谍从悬崖上往下爬的时候，露西将他用石头砸死。我觉得电影的结尾更具有戏剧性。

这部书的作者 Ken Follett 后来又写出了一连串的大部头作品，而且从写惊险小说改为写文学历史小说，最著名的是 *The Pillars of the Earth*。

7. 冲突

一部吸引读者的作品一定要充满了矛盾与冲突。“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书没人感兴趣。冲突分三大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人与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还有人与自己的冲突（内心矛盾，思想斗争）。我觉得在这三种冲突中，内心矛盾最难写。我们大概都知道，将内心矛盾写得淋漓尽致的代表作是“罪与罚”。

我近年来所读过的书中，写激烈冲突的最佳例子是檀香刑。

我们先看一下莫言在檀香刑里面为冲突所布的局。书中的女主角，漂亮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因为脚大嫁不出去，最后由爹爹孙丙将她嫁给了傻子赵小甲。她的生母早逝，父亲又娶了戏班子里的花旦。她为此耿耿于怀。可是她的继母和她后来生的孩子在孙丙面前被德国鬼子杀害了。孙丙因此同德国人结了仇，率领老百姓破坏德国人的铁路，劫杀德国鬼子。

同时狗肉西施爱上了县太爷钱丁。而钱丁又不得不依法逮捕她的亲爹孙丙。同时眉娘的公公，清朝著名的刽子手赵甲突然从远方归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用檀香刑杀害孙丙的职责，而且引以为荣。傻小子孙小甲也以帮着爹爹执刑为荣。我这里先不说故事的结局，只是分析一下书中的各种冲突。

1)眉娘与公公的冲突

2)眉娘与丈夫的冲突（特别是到最后）

3)眉娘与情人干爹的冲突（因为他捕获了眉娘的亲爹）

- 4)眉娘与亲爹的冲突（因为他抛弃了她，后来她又拒绝为他报仇，因为她爱上了县太爷）
- 5)亲爹与干爹的冲突（不仅限于一个要抓另一个，你读了就知道了）
- 6)亲爹与公爹的冲突（公爹要用檀香刑折磨死亲爹）
- 7)干爹与公爹的冲突（因为他想从刽子手中救出眉娘的亲爹）
- 8)孙丙与德国鬼子的冲突
- 9)老百姓与德国鬼子的冲突
- 10)老百姓与官府的冲突
- 11)干爹与上司的冲突（因为他不想逮捕孙丙）
- 12)眉娘与钱丁娘子的冲突
- 13)钱丁与娘子的冲突

这些只是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书中还有次要人物之间的冲突，比如钱雄飞与袁世凯之间的冲突。钱刺杀袁失败，被万刚凌迟。钱雄飞与赵甲之间的冲突，因为是赵甲将钱雄飞万刚凌迟的。这些冲突不但是你死我活，而且惊心动魄，极为惨烈。前边提到的抉择，看看眉娘和钱丁的抉择有多难。其实钱丁娘子的抉择也很难，难到选择死。

8. 张力

张力就是让你的心一直提着的那些情节，是那些让你急于知道后果的情节。这是商业小说作者的奋斗目标。一个非常有名的文学经纪认为作者应该设法让每一页都充满小张力。我觉得这点很难。但是世界上著名的商业小说家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哪怕他们象母鸡下蛋一样高产，哪怕他们是用套路来写书，哪怕他们书中的主人公千篇一律，但你一旦开读，就欲罢不能。任何一部好小说都应该有一定的张力，比如蝴蝶梦（**Rebecca**），让读者手不释卷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那个锁着的屋子里到底藏的是什麼？

9. 高潮

我这里就用电影魂断蓝桥(**Waterloo Bridge**)举例吧。这部电影被誉为历史上最浪漫的电影之一。顺便说一句，我认为魂断蓝桥这个片名翻译得特别浪漫。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在结局的大高潮之前的一系列小高潮：

- 1)陆军上尉克罗宁(**Nickie Ferrante**)向芭蕾舞女郎玛拉(**Terry Mckay**)求婚
- 2)两人无法按计划结婚，因为克罗宁突然被调往前线
- 3)玛拉冒着被公司开除的危险赶到车站与未婚夫告别

4)在与克罗宁的母亲会面的时候，玛拉偶然从报纸上发现了克罗宁的死讯。她强忍悲痛，向克罗宁的母亲隐瞒了事实，并因此被误解，最后昏厥在酒店里。

5)玛拉被芭蕾舞公司开除，为了生存，沦为妓女。

6)玛拉再次意外地与克罗宁相逢，原来他并没有牺牲。

7)克罗宁将玛拉以未婚妻的身份带回苏格兰的贵族家中。

8)在克罗宁家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后，在幸福与诚实之间，玛拉选择了后者。在向克罗宁的母亲坦白之后，她偷偷离开了克罗宁。

大高潮：玛拉在滑铁卢大桥（**Waterloo Bridge**）上撞车自杀。

当然这部电影还有其它很多超人之处，比如对人物的刻画，克罗宁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而玛拉是一个美丽善良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性格的形成跟他们各自的身世有绝对的关系。克罗宁出身于一个优越的贵族家庭，而玛拉出身于贫民家庭，而且是一个孤儿。命运将她抛向峰顶，随即又将她摔入谷底。再则就是影片对音乐的运用极为巧妙。天鹅湖作为背景背景音乐，暗示了故事的悲剧性结局，而在两人第一次约会时的舞曲是闻名于世的友谊地久天长（**Farewell Waltz**）。玛拉与克罗宁在结婚前夜跳的最后一支舞曲也是友谊地久天长。由音乐烘托出的气氛，第一次是浪漫，第二次是凄美，因为玛拉那时已经决定离开她的至爱。

10. 环境

越是不平凡的环境，不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事件，越有吸引力。比如战争时期就是一个不平凡的环境。很多平凡的人在战争中变成了不平凡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就应该在平凡的大世界里创造出一个不平凡的小世界，比如呼啸山庄。或者将平凡的世界里平凡的人升华为不平凡的人，或者是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如果一本书里面全是平凡的事情，那我们还读它做什么？看看周围的人就行了。

11. 雷同

我这里用“平凡的世界”一书为例。书中对孙少平最严重的一次打击是他的至爱田晓霞之死。这个情节本来应该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尽管书中细致地描写了孙少平的痛苦，但遗憾的是我们从未“看”到晓霞是怎么死的。孙少平只是从报纸上得到了她的死讯。晓霞为在洪水中抢救一个儿童而英勇牺牲，连个尸体都没找到。一个人与大自然的冲突的绝妙机会就这样被作者放弃了。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一笔。最糟的是书中的情节是这样安排的。少平和晓霞约定一年以后分别回到他们的家乡，在一个特定的地点相会，尽管他们这一年中有多次探望彼此的机会，也可以一起回乡探亲。作者以晓霞的浪漫情怀对此安排作了解释。就算说得通吧。但是在少平即将启程时，却得知了晓霞的死讯。这个情节是不是似曾相识？是不是有部美国电影叫金玉盟？其中男女主角在航船上相遇，他们虽然相互吸引，但因为他们当时都有自己的恋人，所以约定在六个月之后在纽约的帝国大厦顶峰再会，这样给彼此一段时间去结束前一段感情并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到了相约的那一天，男主人公到了约会地点，女主人公却在向大厦奔跑的路上被汽车撞伤，终身致残。她选择了向男方隐瞒这个事实。男的以为女的变了心，直到六个月之后的一次偶然相遇，他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这个两人约会的情节安排得合情合理，一点也不牵强附会。但这并不是我要讲的。我这里说的是雷同。当读到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约会及田晓霞牺牲一章，我马上想起了金玉盟。从而立即从故事中走了出来，“原来这一切都是编的”的感觉将这个情节的感染力消除的一干二净。

不同的作家想到同样情节的可能性是有的。可是在艺术效果上，如果一个情节跟另一个著名情节极为相似，不免令人心生疑团。所以作家一定要遵守“瓜田李下”的原则，一定不要去套用一個著名情节。即使自己想出了这个情节，一旦意识到有雷同，一定要放弃。

就说这些吧。

本期编辑简介：我的英文名子是 Sherry Wong，笔名童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受父亲影响，我自幼酷爱文学。大学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发表诗作与文章，同时也在当地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诗作。1988年，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大约十二年以前开始学着用英文写作。现已陆续在英文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些短篇故事并获得三个文学奖，一次列入获奖提名名单。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們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經歷。感谢你们花时间阅读我的拙作。

注：本期封面油画由南嫫供稿，南嫫，本名刘三田，中国大陆作家、诗人、资深媒体人。

友好合作 FRIENDSHIP



卡爾加里石油非正式論壇



征稿 CALL FOR SUBMISSION

《流》杂志常年征稿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摄影、绘画、书法以及石油工程各类形式的作品，投稿邮箱 editor@aspeoil.ca。

<<FLOW>>, an online literary magazine, is delighted to accept submissions of novels, poems, fiction, artwork, any other innovative literary work, and articles about petroleum industry. Email us at editor@aspeoil.ca。

LIFE & ART

生活和艺术

《梦回江南》（叶虻）



作者简介：叶虻，北京人。诗歌和散文散见《南方文学》《贵阳晚报》《诗歌周刊》《中国校外教育》《北美清风文萃》《佛州经济导报》《蒙特利尔华人报》台湾《南华报》等报纸和杂志期刊；诗歌作品曾多次获得网络文学优秀奖，作品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北大百年新诗选》《当代诗卷》等多种诗歌合集。作品多半以上为爱情题材，有情歌诗人的美誉。

《梦回江南》

让我们来谈谈江南的早春
谈谈一只枯瘦的笔
可以意会的云烟
或者跟着笔意去描摹
一个融雪未化的午后
庭院里如墨迹般清楚的爪痕

要么还可以变成一只茶盏
去品茗一下诗者的腹稿
搜肠刮肚的春山里
南方的嘉木 冲泡成
舌尖上 潋潋的水光
和竹海般葱郁的过往

最后还可以推敲一下
别院西侧的月下山门
海棠此刻睡意朦胧
花间的酩酊 月影扶一下
如降旗般摇晃的诗人

如果这一切可以结束
那定是一帧雨巷的背影
是相逢还是邂逅
全凭命里的那一声
空山鸟语般 意会的题壁

《肖邦的琴声》

孤独到这样的境地还有一个伴儿
这琴声就像手里提着两桶水
两桶水小心翼翼地提着我
它们怕一旦我洒出来
就会回到 我们不在一起的尘世

《描摹初见》

一小段距离象是玻璃上的灰尘
想把它抹去 却又怕更模糊不清
目光比弓弦的弹性少一份韧度
试图彼此穿过 但还是不够尖锐

乖巧的银匙 桌布上细致的碎花
咖啡有迷你的浪吻
彼岸是瓷作的白 巧匠一样的浑圆
服务生好比水族馆里的鱼
走在方寸间的海水里
窗外的人流细腻若晚风
吹拂成惬意的街景

人淡如菊也好 不食人间烟火也好
可以为对方寡欲一小段时辰
那一刻 忐忑就像到处张贴的海报
想撕掉它们 却总有粘连的部分
还是谈谈往事吧 它是气氛的调色板
总是补空白的缺 或者聊聊趣闻
灯火初上我们才开始渐入佳境 两个可人儿

分别时已有两个节气 谷雨和春分
我们还是各自田地里的种子
种回去 一茬一茬地长出琐碎的日子
直到多年以后 往事从眼角滴落
泪水也逃不过引力的绳索
不知哪一枚是跌落最疼的 那片海水
窗外的秋叶又一次地取代地表
两个城池依然萧瑟

《此刻》

你临近我脑海的那一刻
如一枚细致的樟脑 体态晶莹
幽香若殖骨 在我体内疯长
它们来自翻江倒海般的云鬓
以及锁骨上花环般的工匠气

越是三日绕梁的事物
越要模仿钟声坠地
纤云般的脚趾 还是诗句中
被描述为罗袜的内涵
而此刻 我就是你一点就透的命题
或者是你脑海里的片刻孟尝
微服落魄的公子 每个时光都箭在弦上
还有一种始料未及的美 如身后的追兵
我爱这压迫感 我爱这桃花手腕上致命的脉象

我最终还是逃不过你的命门
发发命中的当口 你竟如此气定神闲
长门路上 春雷若鼓 杏花是急雨
是谁在你眉眼磨镜
人间若幻象 若倒影
若是不辜负 还是箭袖里的那枚行藏
每一分锋芒里的际会
都闪烁着 一刻春宵的寒光

《盗梦》

陪一只小盏枯坐
茶渐凉 字无新意
东墙有日影 如故交旧识
鲜亮的地方也有黯淡的褶皱

想起你和另一个城的炊火时分
觥筹交错的小宴 和这边忘却的生活
我们能不能借用一条改道的河流
让我们彼此途径成偶遇或造访
或者把萌动的念头赐给巨斧
只需粗糙的打造而无需绸缪顾念

客车的营运时间是一个城的局限
飞机的延误是另一个城的不拘小节
脑海里的同船渡交给梦去荼毒
夜凉披衣而起的人少年读过石头记
此生若无盗梦 他怎会枉来一世

《花贼》

枢密府的花贼有两个
他们的脚印带着池塘冰冷的气息
蝴蝶也有细软 霓裳太美的人总要避祸
芍药是个后生 线装书让他着迷
后来那个写西厢的人 骨子里总有一种脂粉气

枢密府挑灯的时候 到处都是影子
唱戏的芳官被写进书里
折子戏里有两个烈女子
她们好看得像手腕处的脉象
“贵府只有门前的两口狮子是干净的”
这句话怎么玩味都是话本中的经典

扇面落款象桃花的血 沉郁得要命
赠帕的人也总是掖着藏着
梨花是用来飘落的
西塘里横陈着零乱的魂魄
那是还没有爱过的 卿何薄命

收笔处忽然不知所云
你耳提面命的机语 怎一个情字了得
写到哪里哪里就幻灭吧
那些荼靡的女子 留给世人猜

有一种缘分叫牵挂（林仑）



作者简介：林仑，女，供职于新闻单位。省作协会员。重大题材签约作家。西北大学现代学院客座教授。西咸新区作协理事。草根文学网驻站作家、评委。文学作品荣获“全国青年记者散文奖”、“全球华人散文奖”、新疆首届“孔雀文学奖”等奖项 30 多次。

已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终南山》、《苏武牧羊》《西天行》、《种子的翅膀》、《黄河有声传远音》等多部。出版散文集《把梦种在时光里》。作品曾在《人民政协报》、《中国文化报》《中国建设报》、《中国旅游报》、《天下阅读》《厦门航空》《新阅读》《格言》、《四川文学》《意文》《当代小说》、《莽原》、《北方文学》《时代文学》《民族作家》、《华夏散文》、《散文世界》、《长春》、《绿洲》、《辽宁散文》、《散文选刊》《北方作家》、《中国西部文学》、《中外文艺》、《三月》《荷花淀》、《当代文苑》《陕西日报》《宁夏日报》《西安晚报》《郑州日报》《西安日报》等中、省、市级多种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等数百篇。作品入选多个年度选本。

长篇小说《终南山》因精彩大气、内涵丰富，在陕西省青创会上受到名家贾平凹、畅广元热评，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对《终南山》和《种子的翅膀》进行了连播，北京《伯乐》文学杂志以“扎根三秦铸史魂”为题，对《终南山》及作者进行了高度评价。中国作家网、中国网络文学联盟网、《沂河》、《意文》、《文化艺术报》对其创作情况都进行了详细报道。被评论界誉为新锐实力派西域作家。

有一种缘分叫牵挂（散文）

林仑

缘分时常扼不住命运的咽喉，只把亘古的信仰握在手心，伴人思，随人念。

活在冷热红尘，时光不允许人倒流而行，摸不清岁月是冲刷人的水，还是人为光阴里的雾。烟雨人生，迎面碰见的缘分和身后遗落的，是否都驮着一份难言的期允。无论人睁着眼睛看到的身影，还是看不见的全是一种疼痛着的牵挂。

生命的舞动，总是在迎来送往的烟霞里褪了年华，享了苦乐。无论怎样，今天醒来了就又是一日。新的一天，不是开始，也不是终结，它是缘分的又一次轮回。

朝朝暮暮更迭交替，苍凉了人的容颜，让秋冬之交的芦花白茫茫把返祖的沉痛言说，摇曳的情影里，是否也清香了前世的梦想。

当冬之降临之际，这个戴着神秘面纱的季节，总是有一种水湿的朦胧痛楚，它不纠结在四季的心头，却让人无端地思念起身前身后亲人的面容。

推开早晨的门扉，噢，好大的雾！人尽情地将想象乘驾在雾的无边无际之上，漂湿了眼前的过往，也潮凉了来时一路的曾经。

雾里的文章，不是救赎，它只给牵挂的灯笼一根擦亮的火柴。点燃里，记忆传递给人生一季度的哭笑面孔，谁是泅渡人心寂寥冷落的焰火。

无端的情绪迫使人在这个秋冬交替的时节，拄上思念的拐杖，不为撑持趑趄的情缘，实为生命航行中曾经朵朵溅起的浪花。

故去的亲朋，不管是年老的，还是英年的早逝，活着时的心情里，有我的酸甜苦辣，在他们的记忆里，我是什么？肃穆的文字，默然的石子，抑或是一朵总无力在尘世间开放的傻呵呵的花？

孤寂里的相遇，亲人的容光已逝，坟莹顶部那株摆风的兰色勿忘我，是否是还在凡俗的烟尘中进行纳吐的我的念想。

大雾弥漫下，我那可怜的母亲，当年的热土炕渡出了女儿烟柴笼罩的情缘，虽脚步远走，心却一直留在热炕头上盘桓。

啼血的玫瑰晕染了人生的历练过程，与母亲的缘分，是数千年修炼的相遇。母亲的言传身教，不是春花烂漫的绚丽，它是瑞雪阵香的怀春。隐忍和静默，让人处在黑暗的边缘闻黎明。母亲，你我的渊源应该不是偶然，它是轮回的心声唯一的选择。

母亲以及我眼眸下渐行渐远的一些亲朋好友，所有的相遇相识，不是等待谁来解释，而是缘分的一种秉承。

苍茫用一条时间串起记忆，把温暖翘首期盼。我活在奈何桥的这头，将过了桥的缘起缘落瞭望。

当时空遥远了沧海桑田的心跳，我的心还在痴痴等待，逝去的凝成一抹花红柳绿，告知我，这就是永恒。

是谁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人，一入世就无路可回到从前。遗留在身后的往昔，遥遥成无从倒望，所有的黑白故事，应该都不是偶遇。

过去了的，在那边挥舞红纱巾，定格成永远；眼前的又迎面撞见，是那暖心的热爱。

你来了，我去了，本是凡尘中的热闹，怎奈丝丝凄苦悲凉了人的思恋。季节给予了人的情绪，不是甜蜜，便是苦涩。

如果轮回是宇宙的真谛所在，那么全部的相遇和相逢都是在圆满一个秘笈训诫，人无法诠释。石头沉默，并非等谁来懂。无论如何，缘分的牵挂怎奈何得了荞麦地里的红杆绿叶的诗情画意。

千万年的约定述说着人世遇到的恩情。淡泊高古的境界，哪是田园，哪是风光？出世

入世的对望，握在手心的牵挂，全是心疼的抖颤。

亲情，爱情，滚烫着无边的冷寂。漫天的迷雾飘渺，我却无力关上心扉，一手牵着眼前的情殇，一手攥住往昔的创痛，守住一枚梵音，在寂寞和孤独中轻吟。

大雾重重，是白色的思念么。扯不清，理还乱的注定，已让怀想心疼了一生的洁白。雾气时而像思想家，思考着山重水复的哲理，时而像人身前身后的挂念，执掌起缘来与缘去的一柄傲兰，婉约了前世与今生的心事。

无论怎样，牵挂总是以隐痛的皈依缠绵着人生的宅院。我嚼着佛的歌声，百般滋味在心头绵延……



走近毕加索系列（沁梦）



作者简介：何惠珍，笔名沁梦，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多篇，喜欢背包走天下。沁洒沧桑阡陌，梦释五蕴笑人生。

走进波士顿美术博物馆

2016年2月，中国正是旧历年过春节的时候，我来到了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和孩子们一起阖家团圆。美国人不过旧历年，孩子们早出晚归按部就班的继续完成着他们的工作，我尽心尽力的做着作为母亲想做的一切家务。

波士顿的冬天是有特点的，天空湛蓝如水洗一般，温度却低的冻人的脸；大西洋的海风吹拂着城市，嗖嗖的，顶着风行走都困难；时不时天空还飘起絮状的雪花，冷不丁推门看，外面已经全是银白的世界。寒冷远远超过西安，我也就蜗居在家里，每天给孩子们扫扫房间做做饭，闲暇时读读书，听听音乐。其乐融融的妈妈般的日子，美滋滋的润泽着我的心田。

孩子们却不忍心我的蜗居，利用周末，刻意安排了许多活动，且郑重其事的告诉我：

“妈妈，您有您的人生，别把时光都浪费在照顾我们的身上，让波士顿的时空，丰富丰富您的生活，如何？”

孩子的话，点燃了我的心。裹着厚厚的羽绒服，我漫步在波士顿自由之路用红砖地标和红油漆引导的沿途16个景点和很多17世纪和18世纪的房屋、教堂和独立战争遗址之间，我穿梭在哈佛、麻省理工、波士顿和韦尔斯利这些著名大学充满优雅、幽静与个性的校园，我在查尔斯河边用大把的榛子逗引着河里游水的野鸭抖动翅膀飞向蓝天，我在金色穹顶的马萨诸塞州政府门前的波士顿公园，坐在粗壮的百年榕树裸露的树根上给小松鼠们喂着我手里的面包屑。新奇而充满诱惑的人文生活，锦上添花般的俘虏着我，在我的心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天地很大，我真该来走走！

白皮肤、黑肤色和黄色皮肤的人们从我的身边或紧或慢的走着，我惊讶着，许多陌生的面孔驻足且笑眯眯的用手势或者听不懂的语言和我打着招呼。慢慢的我习惯了用微笑和简单的英语向人们问候，也习惯了与来自大自然的小生灵们亲密接触。原来，世界很大，地球还是很小，我们就居住在一个地球村；原来，肤色不同，语言且异之，每个人却都在曼妙的年轮里体验着生命的过往。

17日，傍晚，我精心做着饭菜，母爱在我的手里变成了红烧肉，饺子，炒菜。

儿子提前下班回来了。搂着我的肩膀，很神秘的眨巴着眼睛：“老妈，换件漂亮衣服，带你去一个优雅的地方……”说着话，一块红烧肉砸吧进了他的嘴里。

我一边用手比划着尖塔的屋子、咖啡的杯子、波浪起伏的旋律，一边微笑着用眼神询问他：“教堂？咖啡馆？音乐会？”

他笑着：“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毕加索画展！有兴趣吧？”

这孩子，还真知道我的心，钟情博物馆，本就是生命的使然。

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新英格兰地区、乃至全美境内都属于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保留了许多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艺术珍品，是我心之念之向往的地方。毕加索的油画真迹，在有生之年能够亲眼目睹，该是怎样幸运的事儿……我的内心激动万分，兴奋喜悦之情犹如清澈的泉水流淌着滋润着渴望的田野，一种舒心在怀，又一种宁静于心。

毕加索的名字，我是太熟悉了，记得法国骂人大全《你他妈》说他是“天才画家，也是美术杀手，先把一切都敲得支离破碎，再错乱地重新组合”，人腿驴身，牛头马面。

毕加索，西班牙的画家、雕塑家，世界的名人呐，开创了西方现代艺术，是立体主义画派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人类艺术史上罕见的天才”。这个世界，人们给了他太多的赞美，说他多变的画风，在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等方面建树颇丰。甚至有人膜拜他到了顶峰，说“20世纪是毕加索的世纪”，这种说辞让我惊讶到了极点，把他的油画作品从图书馆到书店到网络，力所能及的都找出来，去看，去琢磨，费尽脑汁。

一度时间，很奇怪自己，不懂画作的我竟然特别喜欢毕加索的油画，而喜欢的真正原因却是因为看不懂。我着实想不明白他油画的意思和意境，那些线条的流畅圆润，那些几何图形的迁移变形，那些色彩的单调变化，像一个个悬念揪着我的心，把精彩纷呈的世界魔术般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然而，对他，我的脑海里还是三种想涂抹都无法消除的印象。

其一，油画，名声大，但让人读不懂，觉得能涂鸦，拿起笔来还真难下手。

其二，法国巴黎卢浮宫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被盗，牵扯到他，终究不是他所为，但

他手里却存有卢浮宫里丢失的两尊小雕像。人品自然不佳。

其三，据说他的情人女友一大把，年龄层次梯度大，用感情变化成就绘画的变化，实乃好色之徒一个。

我历数着自己的认知，逗得儿子哈哈大笑：“老妈您，真知灼见，不简单啊！饱饱眼福，咱们是否去继续跟踪涂鸦毕加索？！”

出发了，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儿子，一改往日的休闲着一件深蓝色风衣，红蓝格子的羊绒围巾优雅的衬托着笔直的身形，英俊中透着文雅。我在潜意识里也刻意装饰起自己，着黑色羽绒衣，大红的羊绒围巾反射着容光焕发的我的脸。乘坐地铁绿线，到达位于顿亨廷顿大街的波士顿美术馆。

夜色很美，灯火阑珊。博物馆高大门楣上的大屏幕滑过许多美丽的画面。儿子挽着我的胳膊，进入灯火通明的美术馆大厅，严谨的大厅工作人员给优雅的我们点头致礼，我们礼貌地微笑着点头还礼。一种庄严，一种礼遇，一种崇敬，是心对艺术的一种虔诚。

欣赏毕加索的真迹，涂鸦毕加索的人生，我对毕加索的直面认知就从这里开始了。

2018年10月10日于家中

二哥五幅画（胡晓亮）

二哥日行一画

自创“胡言乱画”系列漫画

自嘲、自侃为主

若爱，请深爱

和自己言和



能和自己和解
世界都会向你微笑

不想知道



小的时候，
生活是加法，
什么都想知道，
长大了，
生活变减法，
什么都不想知道。

仗势欺人



心身有依靠，
言行则不正。

修炼灵魂



每一个独处的人
都是一个正在修炼的灵魂

菩提树下



一世浮生一刹那
一树菩提一烟霞

虔谦作品 圆 (上)



虔谦，闽南古镇安海长大。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及研究生毕业。当过学院教师。在美打工十年，现居洛杉矶，为美国公司资深电脑程序员。中、短篇作品发表于海内外报刊数百万字。小说获汉新文学金奖，搬上银幕并收入多种选集。2015 年度北美华人图书馆协会小说类最佳图书特别奖，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提名，2016 年度北美华人图书馆协会最佳图书奖。散文多次获奖，选入教材，入列世界华文百家。诗作获奖，选入多种诗群和诗集。出版/发表长篇小说《不能讲的故事》（山东作协百家评论推介）、《无房》、《二十九甲子，又见洛阳！》、《一天就够》，中短篇小说集《万家灯火》、《玲玲玉声》、《亦真园》、《吉女花》、《井源乡的传说》，散文集《天涯之桑》，《机翼下的长江》，诗集《原点》，英文作品集《奇遇》（The Wonder of Encounters）及《天井》（Celestial Well）。

关于短篇小说《圆》（原名《走向起点》）

这部短篇小说以现在为支点，采用基本逆时序形式（从年老写到年轻，最后回到支点并继续推进），分阶段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故事，

她的人生轨迹以及她对命运的抗争。这个人物和她的故事是有原型的，就是我的婶婆和她的故事；但该作品经过了小说的再构造和文学层面的创作。作者在最后，通过奇迹和人性的良善，给了不幸的人物一抹温馨的光芒。而这个奇迹和良好人性是真实的，它为人生提供支柱和希望。小说一万两千六百八十（12680）字。

圆 (上)

1

一九八三年的闽南紫薯小镇，还穿着旧式布扣偏襟衫的凉英六十岁。

儿子下葬的当天，凉英就被媳妇锦英赶出家门。她额头的皱纹瞬间变得更深了，但并未说一句话。这个结果她并不意外。十年前，儿子进监时，她也被这样逐过一次。那一次，她嘴里嘟囔着，把几身简单的衣服卷进那床补了不知多少回的被子，将铺盖揽在腋下，就这么走出了大门。身后，三个被她带大的孙子看着她离开，竟不出一声。大的一转身找伙伴去了；两个小一点的朝门口看了一眼，继续玩起那甩纸包的游戏。

十年后，这一次，还是那几身衣服——多了几个/层补丁——还是那床被子。可是这一次，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能去哪里。上次被媳妇赶出来后，她不假思索地就去找大伯和大伯妻子，她叫他们大哥大嫂。大哥大嫂待她非常好，一如既往，接纳了她这个无家可归的女人。她也一如既往，将大哥大嫂这里当作自己的家。大哥过世时，她悲痛欲绝，呼天抢地，感觉她的靠山轰然倒了。更糟糕的是，大哥走了没多久，大嫂也跟着去了。原来大哥大嫂的房子已经易手，她今天要到哪里去过夜呢？想到这里，她臂弯松弛了一下，被子险些掉到地上。她重新抱紧被子，脚步不知不觉中还是往大哥原来住的地方移动。

大哥原先住在紧邻农田的一条叫通月路的马路边。凉英原来住的那间土砖混合砌成的小屋就在大哥的屋后一个斜坡的上面，边上还有两棵木麻黄树。当年她就在两棵树之间拉了一根绳子，用来晾衣服晒被单。自从兄嫂走了以后，凉英就没来过这里。如今走上前一看，土砖屋没了，原来的地方变成了一间木头棚子。

凉英一阵心伤，眼眶红了起来。紧跟着，却是一阵欣喜。她爬上坡去，站在木棚子前。前面有个门，虚掩着的。凉英伸手轻轻一推，探头进去一看，惊讶地发现，虽然她原来睡的那张床铺没有了，但是大哥搬来给自己用的那张旧红木柜子竟然还在！

凉英小步子走进了木棚，将被子往红木柜子上放，在边上的一张简易木头架子上坐了下来。她环视四周，虽说是物易人非，可隐隐中仍然有一种强烈的熟悉感。迷离中，依稀听到下面嫂子的唤声：“阿英，吃饭喽！”“哎”她条件反射般应了一句，站了起来。这一站，才显得四周是如此的空旷和死寂。她重新坐了下来，从衣襟的侧面抽出来手绢，揩着自己湿湿的眼眶。

突然，吱呀一声，门口出现了两个人：五十多岁的一男一女。当然，他们不是兄嫂。“你是谁？怎么自己进来了？”男人皱紧眉头问。

凉英一下子站了起来，在凄凉的表情底色上硬是抹上一层薄薄的笑，声音支得十分柔婉：“啊，你不认识我么？我就是凉英呀，静山师傅是我大伯。”

凉英没有想到，这句话给她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只见那男人眉头一舒，“哦，你就是凉英呀，知道知道。我是铁锤，姓张，静山是我结拜老大……可是，你怎么会到这里来了？”

被铁锤那么一说，凉英眼眶重新泛红，“还不是让无情无义的媳妇锦英给逼的！我命苦，儿子先走，我没了靠山。当初我儿子进监时

锦英也赶过我，大哥就让我在这里住了三年。要不是大哥，我早成一堆白骨了！”说完，凉英鼻涕眼泪一齐往下淌。

铁锤和妻子菊花对视了一下。铁锤边想边说：“是这样啊，那你就先在这里住一宿再说吧。实在没地方去，也可以在这里先歇歇脚，反正这间就是放点东西，平时也没人进来。”

心像泡在苦水里的凉英，想到自己绝路中竟然能又一次撞进这间藏身处，不由得悲喜交加。“铁锤兄弟啊，结拜比亲的还亲啊，感谢了！”“不客气，不客气，”铁锤淡淡地说了一句，看了妻子一眼，又说：“总不能看着你睡街边，对吧？”

2

铁锤夫妇走了，凉英一阵疲乏袭来，身不由己便躺在了墙角那张小小的“木条床”——一个用木条钉起来的矮架——上。她头有点晕眩。几年前就有过这个毛病，勉强能支撑过去，可现在她已经六十岁了，明显感到这晕眩的难熬。都说女人对年龄的感觉在五或十岁上，对此凉英体验深刻。每个整岁，她都觉得自己的身心老了一大截：二十五岁时，她被小自己五岁的小姨银珊排挤出夫家；五十岁时儿子进监，她投奔大伯。如今六十，儿子病故，自己失去依靠，第三度被赶出家门。

半墙上敞开的窗户传进来一个女人年轻的歌喉：“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凉英听着，心起了一阵莫名的悸动，两行清泪竟像溪水那般簌簌而坠。她的视线被迷迷糊糊的泪花挡住，于是转了一个方向，往后看，往里看……

儿子陈家珍病重，两个眼窝往里凹陷。凉英心如刀割，俯下身去问儿子想吃点什么。陈家珍用微弱的声音说了两个音，旁边的人都没听清楚，凉英听清楚了，儿子要的是“碗糕”。白糖碗糕，那是儿子从小到大的最爱。凉英二话不说就往外走。忽听儿子在身后轻唤：“妈——”她急急回头，再一次走到家

珍跟前。此时凉英的脑海里，家珍孩提时的样子和现在的样子和谐地重叠在一起，“心肝，怎么样？”

“早点回来……”家珍说。凉英眼睛一湿，连连点头：“好，妈买了就来！”

她怀揣着五毛钱，走过几条石铺的巷子，穿过一个五味杂揉的小集市，快步走到新街口那家阿福摊铺。那家的碗糕家珍最爱吃。走上前去，她伸手摸了摸盖着碗糕的纱布，“好像不太热呀！”她说。个头矮小的阿福说：“都是新出的，今天早上天冷嘛。”阿福眼皮肿肿的，好像一宿没睡的样子。

凉英稍微挑了挑，拿了两个碗糕。阿福给包好了，说“五角半。”凉英眼睛睁大了：“怎么长了五分了？！”阿福：“你不知道啊，现在白糖涨价了，米也贵了几分钱。”凉英哀求：“阿福啊，我身上只有五毛钱，我们是老主顾了，我儿子病在床上起不来，我一个老太婆哪有闲钱，可家珍他从小就喜欢碗糕，你知道的。今天你就行个好，少收我几个钱，好吗？啊？”

紫薯镇小，阿福和凉英可以说是老熟人了，凉英家的那些事，阿福清清楚楚。四十年多年前凉英刚到紫薯镇时，高高的个头，白白嫩嫩，弯弯的眉毛，一笑一酒窝。眼下的凉英，脸色黝黑，满额皱纹，一双焦虑又无助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他。那架势，阿福还真顶不过。“行行，看在老主顾的情面上，这次就这样，下次你可要带足了钱才来喔！”“多谢，感谢！”凉英接过碗糕，将它揣在怀里，匆匆离开。

凉英赶到家门口，却听见锦华声嘶力竭的哭喊声，还有小孙子强强喊爸爸的声音。凉英心头一颤一沉，三步作两步赶到儿子的房间。

床上，只见儿子闭上了眼睛，直挺挺躺着。凉英怀里两块碗糕落地，她踉踉跄跄扑倒床前，用手推着家珍，喊着儿子：“心肝宝贝，家珍呀，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妈给你买碗糕来了，热着呢，啊，你起来吃，你起来呀……”

想到儿子没能等到他喜爱的白糖碗糕，她没能赶在儿子走前跟他说上最后一句话，凉英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用来当枕头的布包已经湿了一大片。

起风了，小木棚外面有竹竿互相碰撞的声音，还有哗啦啦的树叶声。凉英眼前出现了十年前的情景，家珍抽烟的样子。

“家珍哪，你还是少抽几根吧，隔壁宣伯的儿子就是抽烟抽得太凶了才……”凉英战战兢兢地说到这里，便被儿子打断了：“行了妈，他是他，我是我。”

一旁的锦英开腔了：“就她那乌鸦嘴，不带来晦气才怪呢！我说呀，赶紧找个地方让她自己出去念叨去！”

“你收声吧！”家珍对着老婆吼了一句，“我的妈我要！只要我在，谁也甭想让我妈住外头去！”陈家珍才说了这两句，脖子便泛红。

锦英“哼”地一声，走开了。凉英看着三十一岁的儿子，他的脸型五官还保留着许多儿时的样子。家珍过去是一个帅气的男孩、小伙子，现在也依然好看。看儿子这么懂得保护母亲，凉英暖烘烘的心里更添一点甜味。她欢喜地走开，给儿子和孙子洗衣服去了。

池塘边有几个女人，比凉英小几岁，也在那里洗衣服。“凉英姐，是家珍的衣服吧？”一个女人问，接着几个就一起说凉英好福气，有个孝顺又出息的儿子。紫薯小镇居民的故事处处传，不过主要的散布点有几个：居民住宅的门口，人们经常将饭菜端出来吃的地方，还有就是这池塘边。

几天后，家珍拎着一个包回来，把凉英叫到跟前。“妈，这是我给你买的棉袄，我看你过冬都没有件暖和的外套。这是头巾。这里还有一双鞋子，你穿穿看舒不舒服。”凉英接过儿子孝敬自己的东西，高兴得有些手足

无措。套上棉衣，直说暖和；穿上新鞋，直说舒服。头巾么，好漂亮！家珍看着母亲高兴的样子，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

“家珍，你给妈买了这么多东西，花了不少钱吧？”“咳，你只管享受，钱的事就别操心了。”陈家珍说。

那一阵，儿子不仅为她添置衣物，每个月还给她零用钱，要她用这些钱给自己买东西。说是这么说，凉英哪舍得给自己买东西。钱都省着用来给孙子和家珍买吃的用的。

好日子没有延续很长。一日，一家人正围着吃饭，门突然被打开了，蹬蹬走进来几个穿制服的人。走在前面的人说：“陈家珍，我们接上级指示来带你到公安局一趟！”陈家珍愕然：“为什么？”那人冷冷地“哼”了一声，“为什么？有人告你贪污、挪用公款。走吧！”“哪个孙子养的敢这样乱栽赃？你们有什么证据？！”陈家珍争辩道。“有没有证据，到了局里你就知道了。”另一个穿制服的人说。

儿子什么也没带，就这么跟着那伙人走了。凉英追了过去：“家珍啊，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珍安慰道：“妈，别担心，没事，我去去就来。”

儿子就这样活生生地从她的眼皮底下被那些人带了去。一天，两天，三天……凉英天天点火烧香，喃喃祈祷，可两个礼拜过去了，家珍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去去就来；家珍没有回来，而是进了牢房！悲哀绝望的凉英，继续机械地做着家务，沉默寡语。香，她还是日日在烧，祈求佛祖保佑儿子早日回家。

这天，她正在烧香，突然，锦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一把扯住凉英的衣袖，将她拽到一边，然后把那些香从香炉中拔了出来，扔到地上，“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家珍才会坐监的！还烧，叫你烧，整天烧烧烧，你是想把这里熏坏了才开心啊？！”

凉英踉跄了几步，但头脑还算清醒：“锦英，你讲话要凭良心。家珍在外头做什么，我哪里知道？怎么会因为我坐监？这香，就是向佛祖祈愿，让家珍早日回来。”说着她俯下身将香捡了起来，想把它重新插回去。锦英一把将香抓过去，再一次扔到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凉英又急又气又难过：“锦英，你这样做佛祖会有报应给你的！”锦英冷笑一声，吼道：“我看是先给你报应吧。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这个家，再也不要回来！”凉英心头一惊，“这里是我儿子的家，我干嘛要离开？”虽然这么说，底气和声音却有点弱。“你儿子不在了！你也滚吧！你敢呆着我整死你！”

这时的紫薯镇里，婆媳之间正处在一个拉锯期。“好媳妇”和“坏媳妇”各占一半。在这坏媳妇中，锦英应该列第一名了，其凶悍凉英早就领略过，这一次的爆发并不是第一次。她一直想不明白锦英为什么对自己如此凶暴，但她知道如果她硬着头皮呆下来，真的会被这个魔鬼一般的媳妇整死。反正儿子也不在家，几个孙子在媳妇的影响下，对她像对外人一般无感。这个时候他们就在屋里，却对他们母亲的恶行置若罔闻，既不出来保护奶奶，也不劝说锦英一言半语。失望和惧怕之下，凉英觉得这个地方她真的不能呆了。

她收拾衣服，包括家珍给自己买的外套，将它们放在被单上，又整了一包鞋袜和其他什物。她将被单一裹，揣在腋下，又拎起了包。就这样，她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小屋；又一步一步走出了自己儿子的家门。

（未完待续）



我叫桂琼，如今在加拿大度过的时光已经超过中国，很遗憾英文还是没有中文那么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喜欢很多人和事，觉得人生充满了许多好奇的事物，让我不可能感觉无聊。

我相信朋友如同珍奇的花朵，需要培养，相信旅游是一种寻找自我的最佳途径，相信孩子是我最好的老师，相信读书是每一天最最幸福的时刻，相信大脑空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实……相信精神上的感动，至少和物质上的满足同样重要，假如不是更重要的话。是啊，国内朋友看了这句话，一定会说，你现在是在用英文思维，用英文文法来组织句子……可我觉得离开中文环境那么久，反而对中文文字有一种清醒的距离感，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写下文字的快乐，不需要与人解释，自己有兴趣的事，才可能坚持。

现居卡尔加里。

就要去吃了。说起来大家多数是吃货，说别的可能没有什么兴趣，吃嘛，人人都会啊！

这次行程安排的非常之满，来一次背包旅游，就是要把一切可以用的时间，完完全全地用上，所以，被牺牲的，一个是睡眠，一个就是每一天坐下来优哉游哉吃一顿美食的时间。整个行程，我预定了四家餐馆，很不幸，只去了两家。萨尔茨堡的酒家，后来意识到，没有的士或者自驾车，大概很难成行，走了一半的路，在渐行渐黑的山脚望望，还有好长的路走，悻悻然回头。而维也纳的小牛肉汤餐馆，我们去买了维也纳大歌剧院的站票，把时间站过去了……回家后，我坐下来很认真地给两家预订的电邮写道歉信。老实说，也就是安慰自己的失误吧，他们都没有作答。

CK 小镇的山洞餐馆，没有预订，完全是不可能成行。而维也纳的猪排大餐，也是同样的待遇。所以，如果能够安排好，最好提前预定，查好路线，顺利前往。当然，途中我们也补充了三个餐馆，一样吃得津津有味。

虽然没有太多大餐，并不代表我们亏待我们自己。

首先，欧洲当地食品的味道滋润，非北美大规模暖棚产品的乏味可比，普通超市的食品，从牛奶鸡蛋到水果蔬菜，都有可以推荐的地方，等到了萨尔茨堡和维也纳，Spar 和 Billa 两家类似卡城 Sunterra 自然产品的超市出品，简直是让人望之口角生津，食之乐而忘返。一个小朋友推荐的价廉物美的布丁，好吃得不得了！还有，熟食部的烤乳猪腿，肉饼肉丸子肉冻，加上琳琅满目满街飘香的各式甜咸面包点心，我们会有忙过饭点的时候，但是没有亏待自己的时光。



布拉格街头水果摊。



我们典型的自助早餐，都是超市里的食品，早起饱食一顿出门暴走。



经常也会在路边受到诱惑……

两家预订的也按时（提早）赴约的餐馆，一个在 CK 小镇，一个在维也纳市中心，都是价廉物美物超所值的地方，高度推荐！

CK 小镇的山洞餐厅，电邮预订，非常快捷，这里中国游客极多，以致于这家酒店也有信达雅的中文菜单。



出发前小朋友强烈推荐捷克啤酒山羊啤酒，确实口感不错，我这个不沾酒水的人，都能够一品风味。小店真的是山洞一般的设计，进门暗暗的灯火，正中间一个明火烧烤炉，百年烟熏火燎，并不是特别多烟熏，气氛很好很温馨。



明火烤猪肘子，大受欢迎的一道菜。



烤肉拼盘，推荐。猪肉羊肉牛肉鸡肉配沙拉。



餐桌上是这个样子的，够粗犷的吧？烤肉的明火就在身边，很令人向往吧？尤其是在一个寒气飕飕的夜晚……



自制肉肠味道也很好。



蜂蜜蛋糕，当地特产，以前看过介绍，所以点了，不错。

在 CK 第二天，我们还吃了一家餐馆，特别喜欢他们的自制土豆饼，Bohemian Restaurant，我们也就是随便走过去问到的，性价比不错。这里也是靠预定来限定吃饭的客人，其他人等，大概看主人开心才会开恩赏赐晚餐，好几个晚到的中国游客，被拒绝之后分外不满，也无可奈何。而在山洞餐厅，也是一样冷冷的不给脸。其他几个餐馆我们问过来，感觉大致相同。小镇夜色里灯光暗淡，餐馆里也是灯火淡雅，大家都不是那么积极地热汗淋漓地大吃大喝邀朋唤友的热闹，大有一副爱做不做的样子，猜测小镇两家中国饭店就会有华人辛勤挽客的传统，可惜我们一路行来，就没有进一间中餐馆的门，到这里也还是免俗不破戒。



美味土豆饼。

维也纳的餐馆是 Figlmüller，他们在维也纳有三家酒店，出行前十五天时候我试图预订，随便三天时间哪天都行，最后答复是只有临离开的最后一天五点钟有空。

头一天我们辛苦去找约翰·施特劳斯的金色塑像，之后顺着热闹的小街逛过去，抬头看到这家餐馆，顺便研究了一下餐牌，觉得非常可行。透过窗口看见里面食客人手一块大猪排，门前的队伍（已订座人士），决定第二天一定要挤出时间赴约。

来对了。



例牌推荐烤猪排，很是美味。



酒烧牛肉配牛油面疙瘩。

到的时候还没有到五点，已经开门，一个角落里挤逼的桌子，摆了两个预订牌子，哦，我们要和一个食客搭台！这是我从来没有在西餐馆经历过的事，服务生（穿着长礼服的男士）说，只有一个人，没有问题的。那个青年帅哥，一个人背着个长焦单反进来，坐下，点了一杯酒，一块猪排，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喝了两杯红酒，留下账单给我们看……我们三个人点了一块猪排，一个红酒烧牛肉配面疙瘩，加上一盘美味的沙拉，吃了个满意无比。订座上他们的网站，很快就会回复。而且，他们的菜单很简单，只有那么几样，非常好选择，我们选择的都非常满意，性价比很高。

还有一个是布拉格的 Food Story，街边小店，挂着一排排的腊肠腌肉，小食品摆在橱窗里，很是诱人。我们点了黑啤酒烧牛肉，例汤，

面包，每一样都很可口，吃饱了我们继续一天的行程。



黑啤酒烧牛肉。我们觉得很好味道，但是留言板上看到中文“难吃到哭了”，觉得不可思议……



例汤黑面包和咸 muffin。



这家店离老城区的火药塔很近，游客却不多，中午时分，很多当地人来喝酒聊天吃饭。



我们在火车上一人一只乳猪腿，那个美味……怎么能不记下来？



切开来给吃货们看看，什么叫外焦里嫩，什么是咸淡适中，什么是美味可口，什么是朝思暮想……

萨尔茨堡没有吃到大餐的夜里，回身到了火车站中心的 SPAR 超市，挑着美食，一样一个点来吃，旁边一位亚洲面孔的女性，指着烤猪肘子，连连称赞，我们也切了一片。

回到酒店，吃到了乳猪腿时，三个人异口同声地说爱。于是在上火车去维也纳之前，又是一人一个烤乳猪腿，加上一人一个价廉物

美的布丁，到了火车上，打开来美食，水果，面包，点心，旁边的本地人，大多都很规矩地坐着，后面一个卡座里的年轻人在喝啤酒。我们真的就是欢歌笑语，一路飞奔，开心无比。



在烤炉上转的甜筒。甜筒是在老城堡斜坡路上的一家小店里吃的。

早起兴奋地走到查尔斯大桥，过了河，沿着斜坡就走上了老皇宫的路。一步一景，寸步难行，路边看到一家甜筒店刚刚开门，门口正在转着圈地烤甜筒，看得人食指大动。于是进去一人一杯咖啡拿铁，一人一个甜筒，在小小的门面坐下来，四周是近千年的老城，脚下是大青石板路，咖啡甜品，那一种悠闲自在的欧洲风情，也不过如此了……路上有很多家，但是，多数是站着点了拿在手上边走边吃的。

印第安系列 狂马（上）（耕者）



耕者，资深石油工程师，在加拿大出版《印第安悲歌》一书。

大约十七世纪末或十八世纪早期，粟（SIOUX）族人迁移到密苏里河流域以及密西西比河中上游，他们由四个分支民族组成，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的称谓，今天美国的南、北达科他州就是以一支粟族名字命名的。

粟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他们从早期法国人那里学会使用火枪，又从英国人那里学会骑马，逐渐发展强大起来，成为北美第三大土著民族。这个民族在北美印第安人反抗欧洲白人的历史中占有很重份量。

1851年，粟族人与美国政府签订拉埃米堡条约，保持和平往来，然而这个难得的和平很快被白人破坏掉了。

1854年8月，摩门教一个商队在怀俄明州行进途中走失一头牛，这头牛跑进粟族人营地。摩门教徒惧怕印第安人，不敢前去讨要，但他们向当地驻军报告说印第安人偷了他们的牛。这期间，牛被粟族一个武士捉住杀掉。

当地驻军有个叫约翰·戈朗藤（JOHN GRATTAN）的上尉非常勇敢而且乐意伸张正义，他亲自出马去帮摩门教的人讨还那头

牛。当地酋长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上尉表达歉意，既然牛已经被宰杀，他表示愿意加倍偿还，远远高于这头牛本身的价值。

粟族酋长的友好和示弱，助长了这个年轻上尉的勇气，他决定替这头冤死的牛主持公道，为其讨还血债。上尉说他要带走那个杀牛的印第安武士将其投入监狱。上尉的要求立刻被拒绝，酋长宣布上尉不受欢迎，勒令他立即离开。很没有面子的约翰上尉非常窝囊地离开了，走出几百米后，上尉回头看那个村庄，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命令士兵们架起他带来的两门大炮，冲着村庄开火了。

美国士兵打得很准，酋长被当场炸死。惊愕的印第安人清醒过来后愤怒反击，他们冲出村庄打死上尉和他带来的十几名美国士兵。

事情一下子闹大。既然白人的牛被杀都不能接受，那么美国军人被杀是美国政府无法接受的，美国政府决定严厉惩罚这些印第安人。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政府是美国人民的政府，这一点毫无疑问。你可以不喜欢这个国家的飞扬跋扈，但你得承认这个基本事实。美国政府珍惜他的公民，竭力保护、帮助他们，美国人民也为拥有这样的政府感到自豪和骄傲。这其实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我很羡慕，也很嫉妒。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个政府和统治者都拿普通百姓当人看，也并不是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以政府为骄傲和自豪。

上尉死的那一天被命名为“戈朗藤纪念日”，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心地善良的美国人为上尉之死洒下悲伤的泪水，他们点燃蜡烛，寄托哀思。他们互相安慰说，这个勇敢正直的年轻人去了天堂，他是牵着那头牛一块进天堂的。

有天堂就有地狱，这些该死的印第安人，他们应该进地狱。所有和白人接触过的东方民族都有一个心惊肉跳的同感，那就是白人

绝不肯吃亏，一旦吃亏，必然数倍报复回去，毫不顾及人性底线。西方人这个特性，让性格温顺的东方人感到害怕。在所有的东方民族中，大概只有日本这个民族有这种类似白人凶狠报复心的性格。日本周边国家，远邻近居，尽管仇恨日本，但对这个刚硬而发达的民族心存畏惧。

1855年9月3日，一个凶猛的美国将军率领六百名全副武装士兵血洗了那个要了上尉性命的粟族人村庄。村里全部八十五名武士被抓后就地枪杀，为已经在天堂里的上尉和那头牛报了血海深仇。天堂里没有仇恨，只有欢乐和爱，生活在地上的人明知这一点，却坚持要为天堂里的人复仇。接下来，美国士兵把七十名粟族妇女以及儿童捆绑起来，押到粟族各个部落游行示众，警告那些冷眼旁观的粟族人，胆敢杀害美国人的，就是这样的下场。

这冷眼旁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上尉炮击粟族人村庄时，他亲眼目睹酋长被炸死。少年瞪着盛气凌人的美国人，发誓一定要报复回去。

这个少年长大后变成北美历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酋长，他的名字叫狂马（Crazy Horse）。在南达科他州拉什莫尔山总统巨像（华盛顿、杰斐逊、林肯、西奥多·罗斯福）27公里外的峻岭上，有一座高169米的狂马花岗岩雕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物雕塑。那是粟族人对他的纪念。

1856年3月，一群粟族武士袭击一个白人定居点，杀死四十七名白人居民并绑架四名白人妇女。一个叫小王冠（LITTLE CROWN）的粟族酋长，一贯主张向白人忍让以换取和平，闻讯后带领武士迅速赶来阻止。小王冠要求释放这四名白人妇女，那群武士不从，双方动手。小王冠杀死对方三名武士，把他们驱散，抢回那四名白人妇女，把她们平安护送回白人居民点。

小王冠的行为，客观上避免了一起白人随之而来的屠杀报复行为。美国人虽然怒火

万丈，但一时无处释放他们的怒火，因为那群杀死白人的粟族武士的确被小王冠打跑后四处逃散了。

美国人不断地侵吞粟族人土地，粟族人奋起抗争，告诉白人由于土地减少他们的生活日益艰难。有上流社会的美国人在聚会时开玩笑说，如果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么饥饿的话，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草？他们没有吃草，就说明他们不饿。当这笑话传到小王冠耳朵里时，他感到深深的耻辱，他被激怒了。

1862年8月18日，小王冠率领武士对一个很大的白人定居点进行血腥屠杀，第一天就有四百多名白人丧命，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一百多名白人被杀掉。美国上下，朝野震动！

亨利·塞伯勒（HENRY SIBLEY）将军率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军队于9月2日火速赶来，小王冠的七百多名武士被这支武器精良的美国军队用重型火炮炸得血肉横飞，溃不成军。一场战斗下来，粟族武士四百余人阵亡，三百零三人被俘。美国人没有丝毫犹豫，立刻依照法律程序宣布对这三百零三名幸存者执行绞刑。

这个草率的审判惊动当时的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亲自过问这个案件，要求重审，强调务必不能滥杀无辜。最后，林肯总统赦免了绝大多数粟族武士，只对其中三十八人实施绞刑。即便如此，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执行的最大规模死刑。

我国有位著名学者几年前访问美国，曾特意到这个当年的绞刑现场去凭吊那些被绞死的粟族武士，盛赞他们是民族英雄，甘愿牺牲生命来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后来他在一本书中提到这个事件时愤怒谴责美国总统林肯，说这三十八位英雄是被他下令绞杀的。这里，我把这个谬误指出来，别无他意，只想还历史本来面目。另外，就我个人情感来说，在美国所有四十多位总统中，我相对比较尊重这位颇有人格魅力的平民总统。

Novel <<Horse>> chapter 21 (Steven Neu)

昔日少年狂马已经成长为一名堂堂五尺男儿，他性格沉默，不善言谈，虽然他只是粟族众多酋长中的一员，但威望显然要比其他酋长高很多。

1866年，粟族联合周边其他部族公开与美国政府抗衡。狂马指挥一千五百多名来自不同部落的印第安武士采取游击战术，打了就走，走了又来，不断袭击美国军队，迫使美国人在平原地区修建铁路的浩大工程几度停工，损失惨重。

这次战争最后以美国政府暂时屈服告终，美国军队从一些粟族人的土地上撤出，把这些土地归还给当地印第安人。作为交换条件，狂马答应不再袭击美国人的铁路建设。

几年后铁路修通，大量白人乘坐火车潮水般涌入平原地区，在铁路沿线定居下来。他们采矿、淘金、放牧、打猎。随着越来越多白人居民前来定居，他们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再度紧张。白人用火枪和下毒的办法大量猎杀野水牛取其毛皮获利，导致平原地区野水牛数量急剧下降，而野水牛是当地印第安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生活来源。

白人同时需要更多的土地，他们持续扩张，印第安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双方暴力不停，冲突不断，战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粟族是这一地区最大的民族，于是他们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而狂马，也就不可避免地又一次站到浪尖顶端。

1876年，美国政府决定出兵剿灭这些碍手碍脚的印第安人，极力鼓吹发动这场战争的，是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威廉姆·歇尔曼（WILLIAM SHERMAN）将军，他在美国内战中立下赫赫战功，是美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歇尔曼将军有一句著名格言，“只有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印第安人。”



Steven Neu, the author of <<Elegy of American Indians>> published in Canada. He lives in Calgary with his wife Eileen, son Craig, and dog Ace.



Chapter 21

A millionaire offered to donate some money to Mah's temple. He was sent to collect the donation. After a two-day trip, Mah was standing in front of a huge,

luxurious villa. When he pressed the doorbell, a maid opened the gate. Mah explained to her the reason for his visit.

“Master, come in, please! But I’m sorry my mistress is still sleeping. She sleeps till noon every day. Do you need me to wake her up?”

“No. Please don’t. I will wait,” Mah said.

“Okay. There is a big garden in the backyard. You can drink tea and enjoy the scenery there if you don’t mind,” the maid suggested.

“Sounds good!” Mah said.

This was a huge yard with a lake, stone bridges, halls and pavilions. There were lawns, flowers and trees everywhere. Whooping cranes and herons were chasing fish in the lake. Birds were singing in the trees. Squirrels were jumping from branch to branch. Rabbits were running back and forth.

Holding a cup of tea, Mah stood by the lake and took it all in. “I must be in a dream!” he thought. The beauty of this place mesmerized him.

The mistress Su was a famous lady in the city, not only for her beauty and wealth, but also because of what happened in her life. Her husband was the CEO of a state-owned company. After colluding with two

other managers, he set up his own company. They produced the same products as the state-owned company did. The two companies competed fiercely for several years. Finally, the state-owned company nearly went bankrupt. One stormy night, her husband was attacked and killed while he drove home. A few months later, the court announced that her husband had been involved in a criminal gang. The two partners were also put in jail. The company’s bank accounts were frozen, so thousands of workers weren’t paid. Enraged, they rioted and robbed and destroyed the factory.



Su was a well-known opera star. She married her husband at the peak of his

career. She was a fulltime housewife and enjoyed many luxuries and a cozy life. The sudden change to her life unsettled her but didn't destroy her. She frequently visited the mayor and other municipal officers, both at work and at home. Nobody knew what she had talked to them about and nobody knew what she had done with them. Two years later, the two partners were released from the jail. They re-started her husband's company. She became the chairman of the board. Even though the new company was much smaller and couldn't compete with the state-owned company anymore, it was still a very profitable company.

A few months later, Su saw her husband in a dream. He was poor and skinny, like a miserable beggar. He told her now he was in the nether world, but if she donated money to Buddha, he might have the chance of rising to heaven. Crying, Su woke up from the nightmare. She wanted to donate money to save her husband's soul. There were hundreds of temples in China. She selected Mah's temple.

Su woke up from her nap. Stretching her soft body, she felt relaxed. What a nice sleep! The maid told her a monk was waiting for her. "I'm coming soon!" She freshened up then walked to the backyard.

In the soft sunshine, a tall, strong monk was standing by the lake. He wore a long, white robe that floated with the breeze. His eyes were glued to the beautiful scenery. A light, green bamboo grove stood behind him. The whole picture looked like an oil painting, which touched Su. She stood still for a while watching Mah.

She approached Mah quietly and said softly, "I'm sorry to have kept you waiting, Master."

Mah was suddenly dragged back from his dreaming. He turned around and looked at Su. Their eyes connected. There was an indescribable feeling rising within her.

Su invited Mah to the living room. She noticed Mah was a naturally calm. He sat there quietly, sipping his green tea. He didn't say much. While Su was talking, he looked at her eyes respectfully. He was like a spring in a remote mountain - pure, silent and mystical. Suddenly her heart fluttered.

"As for the donation, you have to stay here for few days to allow us time for processing. This is company money, not mine. Sorry for any inconvenience," she said,

When Mah was talking with Su, his mind would wander back to the amazing scenery in her backyard. He was very happy when Su said he had to stay. "It's okay. I

will wait. I like your yard. It's so beautiful," Mah smiled. When Mah was smiling, he was attractive to most women.

Su smiled, too. "Since you like it so much, your bedroom will overlook the entire backyard."

The next few days, Su became more and more fascinated by Mah. She asked her chef to cook delicious food for Mah. She invited Mah to walk and chat with her in the yard. She also showed her strong interest in the stories Mah told her.

Obviously, Mah also enjoyed spending time with Su. She was a beautiful lady.

Every morning, Mah practiced his martial arts on the grass in the yard. As the sun rose the thin fog was like a robe around Mah. He was jumping up and down, throwing blows, and kicking high. Sweat dripped down from his torso and glistened in the sunshine.

Su stood still behind the curtain in her bedroom watching Mah quietly. A strong desire was aroused inside. She felt her body blister with sweat. She took a shower to cool off.

In the light of a full moon, Mah was laying on the bed reading. Suddenly, he heard a piercing scream from Su's bedroom, and then everything was quiet again. In the beginning, Mah thought it was an illusion,

but later an uneasy feeling gnawed at him. It bothered him so much he couldn't read. With hesitation, he walked upstairs and came to the door of Su. He raised his hand to knock on the door but quickly changed his mind. He pressed his ear against the door.

"Where is the money you are going to donate to the temple? I will kill you if you lie," A low, raspy voice threatened.

Without thinking, Mah kicked the door open.

Wearing a nightgown, Su was sitting on the bed. Her hands were tied and her mouth was gagged with a towel. A masked man grabbed Su's hair and laid a sharp knife on her throat.



The masked man didn't panic when he saw Mah rush in. "Well, I guess you are the monk who came to get the donation. Where is the fuck money? In your hands or hers? Give it to me and I'll leave right away... Otherwise, I will kill this bitch!" he angled the knife a little bit and blood dripped from Su's neck. Su's face twisted in pain.

"You came to the wrong place. The money is in my room. Leave her alone and follow me," Mah said.

"I'm no fool." The man dragged Su out of bed. "Take me to the money or I will kill her."

They arrived at Mah's room. Mah opened his closet and took out a package wrapped in cloth that contained Mah's personal things. Holding the wrapper, he walked towards the man. "All of the money is here. Take it and go. Don't hurt her."

Mah's calmness alerted the man. Before Mah could reach him, he shouted, "Stop! Throw the wrapper on the floor!" Mah stopped and threw it under the man's feet. The man slowly squatted and put his hand inside the wrapper to see if it contained the money. At that moment, Mah ripped the chain of Buddhist beads from his neck and slung them at the man. The beads hit the man's head and he cried out. Before he could react, Mah jumped in front him and

kicked him in the temple. The man fell to the floor and passed out.

Mah went over to Su and untied her, removing the towel from her mouth. Trembling, Su tightly embraced Mah and pressed her face against his chest, and sobbed hysterically.

The scattered beads lay still on the floor, twinkling with a mystic luster in the moonlight.

(To be continued...)

石油板块

PETROLEUM

2018 油气行业十大并购（蒙苏）

作者简介：蒙苏，“石油圈”专栏作者，“石油圈”是知名的信息服务平台，隶属海油来博（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专注于油气行业的科技情报及商业情报，有效覆盖遍布全球油气行业的华人从业者。

2018 年第三季度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并购活动较上一季度猛增 250%，打破了 2012 年第四季度的记录。无论是上游勘探寻求低成本开发，还是油服公司强强合并，抑或石油大国的国家战略，都是市场回暖后的反映。有咨询公司分析，并购的高速发展将在 2019 年继续增温。

1， 105 亿美元 BP 收购必和必拓页岩资产



英国石油公司（BP）斥资 105 亿美元收购矿业巨头必和必拓（BHP Billiton）在美大部分页岩资产。这不仅是 BP 近 20 年来最大一笔收购交易，也是其全面走出 2010 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阴影的信号，同时标志着必和必拓全面退出页岩舞台。这笔收购交易是大型油企寻求低成本油气资产开发的一大标志，随着这笔收购交易持续推进，全球能源资产洗牌也在逐渐加速。

2， 沙特阿美拟收购沙特基础工业公司股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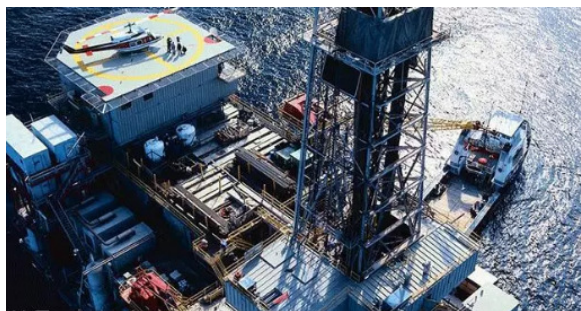
沙特阿美向路透社证实，该公司致力于一项可能进行的收购交易，拟收购本土石化企业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udi Basic Industries Corp）的“战略性股份”。沙特阿美最初的计划是在 2018 年底 IPO 上市，这可能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桩 IPO 交易，但最终推迟。据专业石油分析机构的最新排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全世界所有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公司中位列第一。

3， 道达尔收购 Engie 全球液化天然气资产



媒体报道法国石油巨头道达尔与法国能源集团 Engie 协商，收购后者的全球液化天然气资产。早前，Engie 已表示正与道达尔及其他公司讨论收购事宜，Engie 正评估部分液化天然气业务，并可能出售。道达尔发言人表示，公司对收购资产有兴趣，因为旨在扩张全球液化天然气业务，但补充说暂未作出任何决定。

4， 海洋钻井巨头 Ensco 和 Rowan 宣布合并



10月8日，海洋钻井巨头 EnSCO 和 Rowan 宣布合并，合并后的公司再次超过瑞士越洋勘探公司 Transocean，成为全球规模第一大海上钻井公司。根据双方公司发布的声明，合并后的新公司估值为 120 亿美元，拥有 82 座海上钻井平台（其中 28 个浮式钻井平台和 54 个自升式钻井平台）。根据 Wood Mackenzie 的说法，合并后的公司将成为自升式钻井平台领域最大的钻井承包商。

5, DEA 收购墨西哥石油公司 Sierra

SIERRA



DEA Deutsche Erdoel AG 宣布，已签署协议收购 Sierra Oil & Gas。还有待墨西哥国家碳氢化合物委员会和联邦经济竞争委员会等政府批准。Sierra 拥有 Zama 区块。Zama 估计拥有 4 亿至 8 亿桶可采石油当量，DEA 将 Zama 描述为“过去 20 年全球最大的浅水发现之一”。DEA 是一家国际勘探和生产公司，总部位于德国汉堡。Sierra 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其网站上称自己是“墨西哥第一家独立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

6, 埃森哲收购 Enaxis Consulting



全球咨询公司埃森哲收购了总部位于休斯顿的管理咨询公司 Enaxis Consulting，该公司利用数字功能改造上游石油天然气和油田服务部门的组织。埃森哲表示，许多石油天然气和航空公司越来越多地需要数字咨询服务，Enaxis 的数字咨询服务与埃森哲的交付能力的联系将使我们的合并组织能够加速为客户提供数字化转型。

7, 马拉松石油 313 亿美元买下 Andeavor

美国马拉松石油公司（Marathon Petroleum）以 313 亿美元买下同业 Andeavor，此举将让美国炼油市场进行洗牌，因为两家公司合并后，其每日炼油产能预估将达逾 300 万桶，一举超越瓦莱罗能源公司（Valero Energy）的 220 万桶，成为美国最大炼油业者。

8, 阿曼合并石油公司创建精炼贸易业务



شركة النفط العمانية ش.م.ع.م.

这家并非欧佩克成员国的波斯湾最大产油国正将国有石油投资和炼油公司合并，形成一家业务涵盖从开采原油和天然气到加工和交易燃料的企业。根据联合声明，阿曼国有阿曼石油公司、阿曼炼油厂和石油工业公司任

命 Musab Abdullah Al Mahruqi 为合并集团首席执行官。合并后的公司将在阿曼、印度和匈牙利达到 110 万桶/日的炼油产能。

9, 长和收购澳洲 APA 项目终止



澳大利亚财政部出面阻击后，李嘉诚家族的长和系财团宣布终止涉资 130 亿澳元（约合 94 亿美元）的澳大利亚最大天然气管道公司 APA 集团收购交易。这笔潜在交易是今年 5 月长和创始人李嘉诚退休后，继任者李泽钜及长和系公司首次试图收购海外能源资产，曾有望成为该集团有史以来最大笔海外收购。

10, 华信收购俄油股份流产



当地时间 2018 年 5 月 4 日，瑞士资源贸易巨头嘉能可（Glencore）发布公告，终止向中国华信出售俄罗斯国家石油公司 14.16% 股权。2017 年华信以 91 亿美元代价入股俄罗斯石油公司，曾备受关注。但好景不长，今年随着其创始人叶简明突然从管理层名单消失以及全国各地超过 10 家法院对旗下公司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冻结，这场收购流产。

新能源汽车 PK 燃油汽车（中国石油）

新能源汽车是未来汽车发展的新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论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新能源汽车都要席卷我们的生活了。这不，就在上个月，大众集团战略官就公开表示，大众会在 2026 年推出最后一代燃油车型，为燃油车画上句号。

这个消息对很多大众汽车的粉丝来说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很多人都纷纷表示：不管不管，我就是坚决不买电动汽车！

大众汽车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在国内汽车市场上，大众一直是销量冠军，旗下的各大车型更是备受国人的喜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汽车集团之一，大众在汽车行业有着绝对重要的话语权。



目前，至少在国内，电动汽车的技术和相关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全发展成熟，因此很多车主都认为大众此举过于冒进。

然而，不只是大众汽车，已经有 9 家知名车企宣布了“停售纯燃油车”的时间表。

大众：2030 年前，所有车型电动化

按照规划，大众集团旗下包括奥迪、保时捷等各品牌的电动化产品，全球销量在 2025 年要达到 300 万辆。最迟 2030 年前，大众将实

现所有车型电动化，传统燃油大众车将彻底停止销售。

丰田：2025 年将旗下传统的燃油车型种类削减为零

丰田作为世界顶级的汽车研发制造厂商之一，旗下的汽车以发动机位列世界顶尖行列之中著称，关于新能源，丰田计划在 2020 年之前推出 10 款车型。同时将会在 2025 年的时候将旗下的传统燃油车型种类消减为零。

奔驰：smart 将逐渐转型成为纯电动车型



奔驰会将 smart 逐渐转型成为纯电动车型，预计会在 2019 年在中国停售汽油版。2020 年，奔驰将为所有车型都提供纯电动版本。

宝马：核心产品都将实现电动化

宝马提出了 2025 年新能源汽车将达到 25 款的战略目标。并计划在 2020 年推出更多电动车型进入市场，宝马还宣称，全系宝马车型都能电动化，未来宝马全系也将实现电动化。

FCA 汽车集团：全面电动化

拥有 JEEP、菲亚特、克莱斯勒等品牌的意大利 FCA 集团计划将在 5 年时间内投入 90 亿欧元，为旗下车型配备一系列电动化解决方案，到 2021 年 Jeep 品牌车型将全部采用电动版本。

沃尔沃：混动将成为重点

沃尔沃计划从 2019 款 S60 开始，所有的新款沃尔沃汽车将搭载轻度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或者纯电动。这意味着汽油发动机仍然会出现在沃尔沃汽车上面，只是以混动的形式存在。

北京汽车：北汽自主在于新能源

北汽宣布到 2020 年，北汽在北京地区停售燃油汽车，2025 年，北汽在全国市场全面停止销售燃油汽车。

长安汽车：2025 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

长安汽车表示将在 2025 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并向整个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 1000 亿元，并且专门成立了新能源研究院。

海马汽车：2025 年淘汰传统燃油车

2018 年 7 月，海马汽车公开宣布“2025 年淘汰传统燃油车”，并计划在两年内推出 3 个平台 4 个系列车型，所有车型均会推出油电混动版，2020 年以后将推出新能源模块化平台。

不只是车企，各国政府也为了环保给出了自己的禁售时间，看样子，新能源真的要全面袭来了。



各大车企纷纷宣布燃油车禁产、禁售计划，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无法接受的。毕竟目前来看，新能源汽车的表现还不是太好。

人们对新能源汽车的槽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续航能力

目前很多新能源汽车在售卖的时候，给出的数据并没有在实地进行测试，所以就会有所偏差；另外，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不足，导致很多人还在观望，不敢下手，还有人调侃道，开着新能源汽车，都不敢走远门，万一被车撂在路边，那滋味可谓迷之酸爽。

安全性

因为出现了许多新能源自燃的事件，所以大家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安全性有所怀疑，总觉得看起来轻飘飘的不安全。

电池寿命



燃油车的动力来源是汽油，但是新能源汽车则不同，有各式各样的动力来源，比如纯电动车，就是采用电池，但是电池就会有寿命，因此，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就在于，电池的寿命有多长，毕竟更换一块电池的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配套设施

最棘手的问题可能还属充电桩的设置。

一是总量不足，同时还存在现有设施利用率低的问题。二是充电桩建设涉及的环节多，协调难度大，公共桩建设涉及的利益主体分散，不易协调。三是充电设施的信息和数据互联互通的程度还不够高，运营商之间的支付结算互联互通尚未实现。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有理由相信，不久，大街小巷一定会有更多新能源汽车出现。



欧佩克 2019 的尴尬（子衿）



新年新气象，然而 2019 年的“新气象”对欧佩克来说，却并不怎么友好。

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投票通过名为“NOPEC”的法案，这将使司法部门可以针对 OPEC 发起反垄断行动，为众议院投票清除障碍。如果该立法最终获得通过，美国司法部将能以共谋为由，控告 OPEC 或其成员国。

另一方面，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使得 OPEC 左右为难。美国对委内瑞拉国有石油公司 PDVSA 施加制裁后，委内瑞拉总统尼马杜罗写给 OPEC 秘书长 Mohammed Barkindo，希望寻求 OPEC 的支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马杜罗在信中表示，美国非法干涉委内瑞拉内部事务，希望“OPEC 成员国及部长级会议”给予委方充分支持。他希望 OPEC 坚定支持委方，一同“谴责和应对”美国对“一个 OPEC 成员国（即委内瑞拉）重要资产”的剥夺。帮或不帮，OPEC 没有作出回应。

或许，在“NOPEC”法案成为正式法律条文之前，仍然有很长一段路，但这样的结果显然已经对 OPEC 产生了重要影响。出于担心美国即将出台针对石油行业的反卡特尔立法，日前 OPEC 和俄罗斯合作章程草案决定不成立一个正式联盟机构。或许，面对委内瑞拉的请求，OPEC 可以“理直气壮”置之不理以

避免陷入政治纠纷，毕竟 2018 年面对伊朗请求 OPEC 开会讨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OPEC 也曾断然拒绝。

然而，OPEC 面临的问题显然不仅仅如此。



自 2016 年 12 月达成减产协议以来，OPEC 和俄罗斯主导的 OPEC+ 减产联盟一直在共同减产平衡市场，支撑油价。根据 OPEC+ 减产联盟于 2018 年 12 月初达成的最新共识，OPEC 成员国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同意自 1 月 1 日起，将日产量削减 120 万桶，以消除产能过剩并支撑油价。

然而情况却并没有那么和谐。本周三国际能源署（IEA）表示，尽管 1 月份 OPEC 产量降至四年低点，但 OPEC 国家遵守减产协议的比例为 86%，非 OPEC 参与者仅为 25%。而作为该联盟中最大的非 OPEC 产油国，俄罗斯将全面实施减产的时间表推迟了一个月。不仅如此，根据路透社 2 月 8 日的报道，普京的前同事兼密友、俄罗斯政坛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俄罗斯最大油企 Rosneft 总裁 Igor Sechin 致信普京，称莫斯科与 OPEC 达成的减产协议是一种战略威胁。而另一个非 OPEC 国家哈萨克斯坦似乎只是摇旗呐喊，亦如其在过去两年中大幅提高产量而不是减产，2019 年 1 月份其非但没有减产，而是增加了产量。

显然不和谐的情况并不只是这几个盟友而已。面对情况种种，OPEC 秘书长 Mohammed

Barkindo 在一份声明中敦促减产盟友履行削减石油产量的承诺。“（在减产方面）沙特阿拉伯王国继续展现出领导力，” Mohammed Barkindo 在一份声明中说，“任何一方都无法扮演摇摆生产者的角色”，并敦促所有国家“全面及时地”履行其义务。



比起减产联盟的成员国在减产承诺上打折扣，更恼人的是需求增长放缓。回顾最后一次减产联盟大会，正是由于需求增长放缓和供应增加导致 2018 年最后一个季度油价下跌超过 40%，促成减产联盟同意继续削减产量。然而，尽管已经大量减产，2019 年市场仍存在需求减弱的挑战。

日前 IEA、EIA 和 OPEC 三家机构都下调了 2019 年的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而其原因是经济放缓，以及对竞争对手供应增长加快。IEA 在报告中称，尽管 OPEC 减产，且美国对委内瑞拉和伊朗实施制裁，但全球石油市场今年仍难以消化 OPEC 以外国家快速增长的原油供应。“价格走低以及中国和美国石化项目的启动将为其提供支撑。然而，经济增长放缓将限制任何上涨空间。”

不仅如此，IEA、EIA 和 OPEC 三家机构都下调了 2019 年全球对 OPEC 原油需求预测。是什么推动了对 OPEC 原油需求的下降？除了需求增长预期下降外，非 OPEC 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供应增加是重要原因之一。

IEA 和 EIA 对石油供需的最新预测显示，随着需求预测的下调和美国供应前景的改善，市场对 OPEC 原油的需求正在减少。IEA、EIA 和 OPEC 三家机构都上调了对 2019 年非 OPEC 石油产量增长的预测。其中，IEA 将其对 OPEC 以外的原油供应量增长的预估从此前的 160 万桶/日上调至 2019 年的 180 万桶/日。EIA 更是将 2019 年美国石油日产量预估上调 34 万桶，其中逾三分之一来自墨西哥湾。另外，由于美国墨西哥湾的产量高于预期，OPEC 将非 OPEC 产量预测上调 8 万桶/日至 218 万桶/日。

咨询公司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也认为 OPEC 短缺仍将面临压力。伍德麦肯兹预计目前的石油盈余仍将持续，迫使该集团考虑延长 2019 年的产量 - 可能到 2021 年 - 以平衡市场并提高油价。伍德麦肯兹预计 2019 年全球需求量将增加 100 多万桶/天，与 2018 年水平相似。2020 年增长将略有加速，平均为 130 万桶/日。但在同一时期，非 OPEC 国家的供应量预计每年将增加逾 200 万桶/日。即使假设 OPEC 的减产持续到 2020 年，伊朗的出口仍然受到制裁的限制，全球供应增长将超过需求增长。面对这样的结果，或许不只是 Rosneft 总裁 Igor Sechin 认为加入减产联盟是一种“战略威胁”了。

协会赞助

SPONSOR



West Lake Energy

West Lake Energy Corp. is a privately held Calgary-based intermediate oil and natural gas company focused on development and exploration in western Canada.

West Lake's operations are focused i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and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which contain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Corporation's production.

The Provost medium oil region is located along the eastern edge of Alberta between Township 36-43 and Range 1-6 W4M. The main producing areas in this region are Cadogan and Rosenheim, which target the Cummings and Dina zones at a depth of approximately 600 to 700 metres, resulting in medium gravity oil with a density of approximately 20 API. Sparky and Lithic channels are also targeted in the Sounding Lake, Rosenheim and Provost areas, with densities of approximately 22-28 API.

The Lloydminster heavy oil reg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City of Lloydminster on the Alberta/Saskatchewan border. This region's production is predominantly heavy oil in the 12 to 16 API. Zones targeted include the Colony, Upper McLaren, Sparky, General Petroleum, Rex and Waseca at depths of 500 to 700 metres.

The remaining 10% of the Company's production is gas-weighted and located in West Central Alberta, Pincher Creek, and the Peace River Arch.

所有内容均来自网络和作者投稿，本刊仅提供平面载体供大家方便阅读。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对所包含内容的准确性、可靠性或者完整性不提供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不对文章观点负责。版权属于原作者。

All contents are from Internet and submissions. FLOW magazine only provides a convenient platform for everyone to read.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tex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accuracy, reliability or integrity of the contents contained.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author.